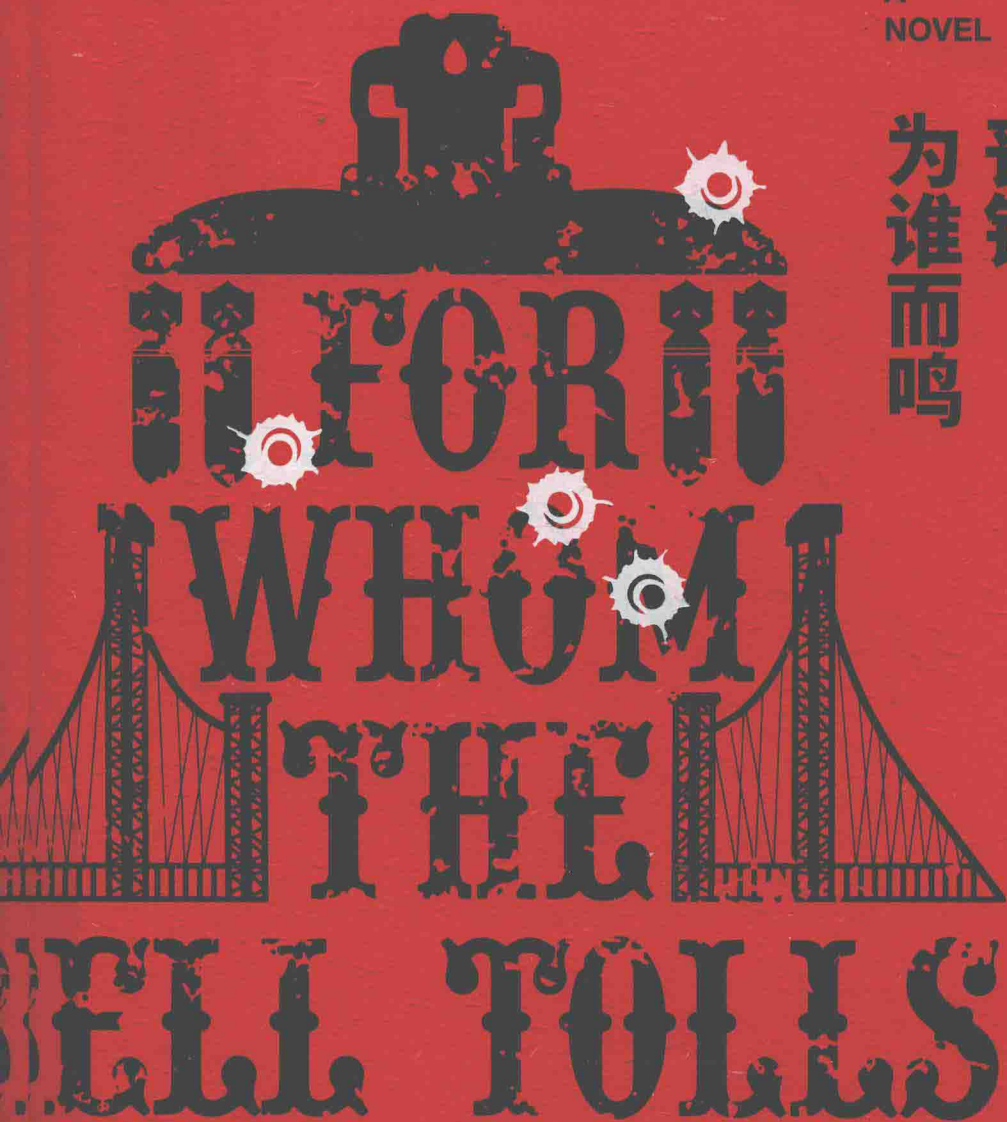


A
NOVEL

丧钟
为谁而鸣



Ernest Hemingway

[美] 厄尼斯特·海明威——著

杨蔚——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丧钟 为谁而鸣

杨蔚——译

〔美〕厄尼斯特·海明威——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丧钟为谁而鸣 / (美) 厄尼斯特·海明威著; 杨蔚译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10
ISBN 978-7-201-14131-2

I. ①丧… II. ①厄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09316号

丧钟为谁而鸣

SANGZHONG WEISHEI ERMING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 沛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	300051
邮 购 电 话	022-23332469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 子 信 箱	tjrmcbs@126.com
责任编辑	赵子源
产 品 经 理	张哲玮
书 籍 设 计	谈 天
制 版 印 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毫米 1/32
印 张	15.5
印 数	1-7,000
插 页	4
字 数	430千字
版 次 印 次	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6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(021-64386496)

本书献给
玛莎·盖尔霍恩¹

1. 玛莎·盖尔霍恩 (Martha Ellis Gellhorn, 1908—1998)，美国记者、旅行作家，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记者之一，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，两人于1936年相识，1940年结婚，5年后离异。



没有人是孤岛，能孑然独立；
人人都是土地的一片、大陆的一角；
哪怕大海卷去一粒尘土，欧洲也会变小，
就像失去一隅海岬、一方领地，无论你朋友的、你的；
每当有人消逝，都令我孱弱衰老，因我是人类的一个，
所以，别问丧钟为谁而鸣，丧钟为你而鸣。

—— 约翰·多恩

CHAPTER

01

森林里，棕褐色的松针铺了满地，他趴在地上，下巴抵着交叠的双臂，风高高掠过松树梢头。山坡在他身下缓缓倾斜，但再往下就陡起来了，他能看到，柏油公路的黑色影子蜿蜒穿过山口。沿着公路，有一条小河，一直向下，流到远处的山口，他看见河边有一个锯木场，流水从水坝跌落，在夏日的阳光下泛起一片白。

“就是那个锯木场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都不记得了。”

“你走以后才修起来的。老锯木场还在下面，比山口低得多。”

他在林地上展开军事地图的影印件，仔细研究。老人越过他的肩膀一起看。他是个矮小健壮的老人，身穿黑色农夫罩衫和硬邦邦的灰色长裤，脚上套着一双绳底帆布鞋。爬了这一路，现在他扶在一个沉甸甸的背包上，重重地喘着粗气。这样的背包一共有两个。

“看来，这里是看不到那座桥了。”

“看不到，”老人说，“山口这一段好走些，水势也缓。下面，就是公路转弯以后被树林遮住的那段，河道会突然下降，那里有个很陡的峡谷……”

“我记得。”

“桥就架在峡谷上。”

“他们的岗哨在哪里？”

“你刚才看到的锯木场里就有一个。”

年轻人继续研究地形，伸手从他褪色的卡其色法兰绒衬衫口袋里掏出一个望远镜，拿出手帕擦了擦镜头，转动目镜，直到锯木场的招牌突然清晰，他看见了门边的木头长椅。一个巨大的木屑堆耸起在棚子背后，棚子敞着门，里面放着把圆锯，河对岸的坡上，露出了一段运送木材下山的水槽。透过望远镜看来，河面清晰平静，再往下，流水打着转儿跌坠，水花从坝上溅起，飘散在风中。

“没有哨兵。”

“锯木场有烟冒出来。”老人说，“绳子上还晾着衣服。”

“我看到了，但没看到哨兵。”

“可能在阴凉地里。”老人解释，“现在太热了。他可能待在那边顶头上的阴凉地里，我们看不到。”

“可能。下一个岗哨在哪里？”

“过了桥往下，是个修路工的小屋，从山口顶上往下走五公里。”

“这里有多少人？”他指指锯木场。

“大概四个，还有个下士。”

“下面呢？”

“更多些。我会弄清楚的。”

“桥上？”

“总是两个，一头一个。”

“我们需要人手。”他说，“你能找到多少人？”

“你要多少我就能找来多少。”老人说，“现在山里有很多人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一百多。不过他们都是一小队一小队的。你需要多少人？”

“先看看那座桥的情况，然后再告诉你。”

“你想现在就去吗？”

“不。我想先去咱们藏身的地方，咱们要在那里一直待到实施爆炸的时候。可能的话，我希望那地方绝对安全，但离桥不要超过半小时路程。”

“那很容易。”老人说，“那个地方到桥边都是下山路。不过我们现在过去得爬一段山路，有点儿难走。你饿吗？”

“有点儿。”年轻人说，“不过我们可以过会儿再吃。你叫什么来着？我忘了。”他忘了，对他来说，这可不是个好兆头。

“安塞尔莫。”老人说，“我叫安塞尔莫，从阿维拉的瓦尔科来。我来帮你把包背上肩。”

年轻人又瘦又高，金发映着阳光，深一道浅一道，面孔饱经风吹日晒，他穿着晒褪了色的法兰绒衬衣、农夫裤和绳底帆布鞋，正蹲下身子，一只胳膊穿过皮背包的一侧肩带，把沉重的背包甩上肩头。再将另一只胳膊穿过另一条肩带，让背包的分量稳稳压在背上。此前被背包压住的那块衬衫还湿着。

“背好了。”他说，“我们怎么走？”

“爬上去。”安塞尔莫说。

他们被沉重的背包压弯了腰，汗流浹背，穿行在满山松林间，不停往上爬。年轻人看不到哪里有路，可他们一直在向上，绕着山的外侧走。现在，他们正溯溪而上，老人踩着岩石河床的边缘，稳稳走在前面。路更陡，更难走了。顶上，溪流似乎是直接翻过一道光滑的花岗岩架流下来的。岩架兀然突起，老人在岩架脚下等着年轻人赶上他。

“你怎么样？”

“还行。”年轻人说。他大汗淋漓，刚应付过陡峭山路的大腿肌肉抽搐着。

“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先上去打个招呼。你不会想背着这玩意儿挨一枪的。”

“死也不想。”年轻人说，“远吗？”

“很近。他们怎么叫你来着？”

“罗伯托。”年轻人说。他就势让背包滑下来，轻轻架在溪边两块大圆石头间。

“那好，就在这里等着，罗伯托，我会回来接你的。”

“好。”年轻人说，“不过你是打算走这条路下到桥那儿去？”

“不。到桥边有另一条路。近一些，也好走一些。”

“我希望这些东西不要离桥太远。”

“等着瞧吧。要是你不满意，咱们就再换个地方。”

“先看看。”

他挨着背包坐下，看着老人爬上岩架。那不难爬，老人看也不看就能找到抓手的地方。年轻人看得出，他爬过很多次了。而无论藏在上面的是什么人，都很小心地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

年轻人名叫罗伯特·乔丹，他饿坏了，忧心忡忡。他常常饿，但不常忧心，因为他并不在意自己的处境。他有经验，知道要在敌人后方的乡间活动有多简单。在阵线后走动很简单，穿越阵线也简单，只要你有个好向导。对于你遇到的事，唯一要紧的是，万一你被抓了，事情就麻烦了——要紧的是这个，还有，你得确定能相信谁。要么完全相信你的同伴，要么完全不信，没有别的选择。你必须在信任问题上做出决定。他一点儿也不担心这个，但有别的麻烦要操心。

这个安塞尔莫是个好向导，走山路厉害极了。罗伯特·乔丹自己走山路也还不错，可跟着安塞尔莫从黎明前走到现在，他知道，这老人能让他走得累死。到目前为止，罗伯特·乔丹完全相信这位安塞尔莫，除了判断力。他还没机会考察老人的判断力，而且不管怎么说，做判断是他自己的职责。不，他不担心安塞尔莫，桥不比其他东西更难。无论什么桥，只要你叫得上名字，他就知道怎么炸掉它，他炸过各种规格、各种结构的桥。两个背包里的炸药和装备足够炸掉那座桥，哪怕它比安塞尔莫说的再大上一倍，就像他记忆中的那样，一九三三年他曾经走过这座桥，步行前往拉格兰哈；就像前天夜里，在埃斯科里亚尔¹外那栋房子的楼上房间里，戈尔茨读给他听的描述那样。

“炸掉那桥没有意义。”戈尔茨说，他的铅笔点在大地图上，灯光照在他带疤的光头上，“你懂吗？”

“是，我懂。”

“毫无意义。只是简单把桥炸掉，就等于失败。”

1.埃斯科里亚尔（Escorial），一个古建筑群，位于马德里西北约45公里处，现存西班牙国王的宫殿、教堂、修道院及陵墓等。

“是，将军同志。”

“应该做的是，刚好在设定的进攻时间前把桥炸掉。你当然明白这一点儿。那是你的权利，事情就该这么做。”

戈尔茨盯着铅笔看了会儿，又用它轻敲着牙齿。

罗伯特·乔丹没有说话。

“你知道那是你的权利，你也知道该怎么做。”戈尔茨接着说，看着他，点点头，用铅笔敲一敲地图，“那是我该做的。那是我们无法达成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，将军同志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戈尔茨恼怒了，说，“你见过多少次进攻了，还问我为什么？有什么能担保我的命令不走样？有什么能担保进攻不被取消？有什么能担保进攻时间不会推迟？有什么能担保它会在应该开始的六个小时内发动？有哪一次进攻是照计划来的吗？”

“只要是您的进攻，就会准时。”罗伯特·乔丹说。

“它们从来都不是我的进攻。”戈尔茨说，“我计划了它们。可它们不是我的。枪炮不是我的。我必须去申请。我的申请从来就没有原样批下来过，哪怕他们什么都有。那还只是最基本的，还有别的。你知道那些人是什么样子，用不着我多说。总会有问题。总会有人捣乱。所以现在，你得清楚这些。”

“那么，要什么时候炸桥？”罗伯特·乔丹问。

“进攻开始以后。进攻一开始就炸，不要早。这样就不会有增援部队从那条路过来了。”他用铅笔指点着，“我必须确信，没有任何人能从那条路过来。”

“进攻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“我会告诉你的。但日期和时间都只是参考，你必须随时做好准备。你要在进攻刚开始就把桥炸掉，明白吗？”他用铅笔比画着，“那是他们增援的唯一通道。到我进攻的山口，那是唯一的路，他们的坦克、大炮，甚至卡车都只能从那儿走。我必须确定桥没了。不能提前，否则万一进攻推迟，他们就有时间修好。不。一定要在进攻开始以

后炸掉，我必须知道它炸掉了。只有两个哨兵。跟你一起去的人就是当地的，他们说他很可靠，你看到就知道了。他手头有人，在山里。你要多少人就跟他说。尽量少一点儿，但得够。这些其实用不着我来说。”

“我怎么确定进攻开始了？”

“到时候会出动整个师。按计划会有空袭。你又不聋，对吧？”

“那我就等飞机开始投弹以后动手，那时候进攻就开始了？”

“你不能次次都这么判断。”戈尔茨摇着头说，“不过这一次，是的，这是我的进攻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罗伯特·乔丹说，“我说，我不太喜欢这个。”

“我也不太喜欢。你要是不想干，现在就直说。你要是觉得你干不了，现在就直说。”

“我干。”罗伯特·乔丹说，“我会干好的。”

“要的就是这句话。”戈尔茨说，“没有东西能过桥。这得绝对保证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

“我不喜欢派人去做这种事，还是用这种方式。”戈尔茨说，“我不能命令你去。我很清楚，照我的要求，你必须做些什么。我这么仔细地解释，就是要让你了解这一点儿，同时了解所有可能的困难和任务的重要性。”

“桥炸掉了的话，你要怎么挺进拉格兰哈呢？”

“强攻拿下山口以后，我们就着手修复它。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漂亮行动。像往常一样复杂，一样漂亮。计划已经做好了，在马德里。这是文森特·罗霍¹的又一大杰作，就是那个倒霉的教授。我策划了这场进攻，而且跟往常一样，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策划的。但整个行动非常合理。我很满意，比以往满意得多。只要桥一断，它就能成功。我们就能拿下塞哥维亚。瞧，我来告诉你事情会怎样发展。你明白了？我们要进攻的不是山顶上。我们要占领它。进攻目标要远得多。瞧——这

1. 文森特·罗霍（Vicente Rojo Lluch，1894—1966），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军参谋部长，内战前曾在军事院校任教职及管理职位。

本书时间背景为内战爆发后一年，即1937年5月底。

里——就像这样……”

“我还是不知道的好。”罗伯特·乔丹说。

“很好。”戈尔茨说，“也就是说，你能少些负担，对吧？”

“任何时候我都宁愿别知道太多。那样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事情总不会是我说出去的。”

“不知道更好。”戈尔茨用铅笔敲一敲额头，“有好多次，我也希望自己不知道。不过有件事是你必须知道的，炸桥的事，你确实清楚了吧？”

“是的。那个我知道。”

“我相信你。”戈尔茨说，“你一个字都不用多说。现在，我们喝一杯吧。说了这么多，我渴了，沃尔丹同志。你的名字用西班牙语念起来很有趣，沃尔当¹同志。”

“‘戈尔茨’用西班牙语怎么说，将军同志？”

“沃德塞。”戈尔茨咧着嘴说，让声音从喉咙深处发出来，像是重感冒那样。“沃德塞，”他瓮声瓮气地说，“沃德塞将军同志。如果早知道他们西班牙语是怎么念戈尔茨的，我来这里之前就会另外给自己挑个好点的名字。想到要来指挥一个师，我原本可以随便挑个自己想要的名字，结果挑了沃德塞。沃德塞将军。现在太晚了，来不及改了。你喜欢partizan工作吗？”那是个俄语单词，意思是敌后游击队。

“非常喜欢。”罗伯特·乔丹咧嘴笑着说，“在野外活动很健康。”

“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也喜欢野外。”戈尔茨说，“他们跟我说，你很擅长炸桥。非常科学。都是听说的。我没亲眼见你做过。也许其实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真的炸过桥？”这是在考察了。“把这个喝了。”他递给罗伯特·乔丹一杯西班牙白兰地，说，“你真的都炸成了？”

1.主人公英文名为Robert Jordan，戈尔茨将军在这里用西班牙语称呼他，连续两次都不同，分别为Hordan和Hordown。

“有时候。”

“这座桥可最好不要‘有时候’。不，咱们还是别再说这座桥了。你现在对那桥已经很清楚。我们很认真，所以我们才能放心开玩笑。喏，你在战线那头是不是有很多姑娘？”

“不，没时间花在姑娘身上。”

“我可不同意。工作越无常，生命越无常。你的工作很无常。另外，你该理个发了。”

“我的头发理得很好。”罗伯特·乔丹说。要是把头剃成戈尔茨那样，他会骂娘的。“就算没姑娘，我要操心的事也够多了。”他突然说。

“我该穿什么制服？”罗伯特·乔丹问。

“不用。”戈尔茨说，“你的头发没问题，我开玩笑的，你跟我很不一样。”戈尔茨说着，再次倒满酒杯。

“你从不只想着姑娘。我是根本就不想。为什么要想？我是苏维埃将军。我从来不想。别想骗我想。”

椅子上，他的一个参谋正在绘图板上处理地图，用一种罗伯特·乔丹听不懂的语言冲他大声抱怨。

“闭嘴。”戈尔茨用英语说，“我想开玩笑就开。我很严肃，所以我能开玩笑。现在，喝掉这个，然后走吧。你明白，嗯？”

“是的。”罗伯特·乔丹说，“我明白。”

他们握手，他敬礼，走出去登上师部的车，车里老人正等着，已经睡着了。坐着这辆车，他们一路开过瓜达拉马镇，老人还在睡，又沿着到纳瓦塞拉达的公路来到高山俱乐部的小屋。罗伯特·乔丹在那里睡了三个小时，然后才动身。

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戈尔茨，见到他那从没见过阳光的古怪白脸，他的鹰眼、大鼻子、薄嘴唇、交织着皱纹和伤疤的光脑袋。明晚，他们就会连夜集结在埃斯科里亚尔外的公路旁。黑暗中，将排起长长的卡车队，载着步兵团；士兵们全副武装，爬上卡车；机枪部队把他们的枪抬上卡车；坦克沿着垫木开上长长的坦克运输车。趁着夜色，整个师都被

拉出去，为进攻山口做准备。他不愿想这个，那不是他的活儿，那是戈尔茨的活儿。

他只有一件事要做，那才是他该想的，他必须想清楚，确保一切顺利。不要担忧，担忧和害怕一样糟糕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困难。

现在，他坐在小溪边，看着清澈的溪水在岩石间流淌，他发现，对岸有一片浓密的西洋菜地。他穿过小溪，摘下两把西洋菜，在水里洗净带泥的根，回到背包旁坐下，吃掉干净清凉的绿叶和带点儿胡椒味的脆茎。然后起身到溪边，跪下，把皮带上的自动手枪拨到背后，免得打湿了。他两手各撑在一块圆石上，伏下身去喝溪水。水冷得刺骨。

喝完，双手一推，撑起身体，他回过头，看到老人正从岩架上下来。旁边还有个男人，也是一身堪称本省制服的装扮，黑色农民罩衫、深灰色长裤、绳底帆布鞋，背后斜挎一支卡宾枪。男人没戴帽子。两人山羊般迅速地爬下山岩。

他们向他走来，罗伯特·乔丹站起身来。

“你好，同志¹。”他对背卡宾枪的男人说，面带微笑。

“你好。”对方说，很勉强。罗伯特·乔丹看着男人满布胡茬的阴沉面孔。那是张近乎滚圆的脸，头也圆，贴近肩膀。他的眼睛很小，双眼分得很开，耳朵也小，紧贴着脑袋。这是个粗壮汉子，大约五英尺十英寸高，手大脚大。他的鼻子断过，一边嘴角曾豁开过，疤穿过脸上丛生的胡茬，从上唇斜拉到下巴。

老人笑着冲这男人点点头。

“他是这里的老大。”他咧开嘴，弯曲胳膊让肌肉隆起，带着半开玩笑的钦佩，看向背卡宾枪的男人。“非常厉害的人。”

“看出来。”罗伯特·乔丹说，再次微笑。他不喜欢这人的模样，一点儿也不想对他笑。

“你怎么证明你的身份？”卡宾枪男人问。

罗伯特·乔丹摘下他衣袋盖上别着的安全别针，从法兰绒衬衣的

1.原文为西班牙文，此处以楷体表示。下文同。

左前胸口袋里掏出一张折起来的纸，递给男人。后者打开纸，怀疑地看着，拿在手里翻来翻去。

看来他不识字，罗伯特·乔丹明白了。

“看印章。”他说。

老人指指印章，卡宾枪男人研究着，手指拨过来拨过去。

“那是什么章？”

“你没见过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两个章。”罗伯特·乔丹说，“一个是S.I.M，军事情报服务部的。另一个是总参谋部的。”

“没错，我见过那个章。不过在这里，我才是头儿。”对方不高兴地说，“你背包里是什么？”

“炸药。”老人骄傲地说，“昨晚我们摸黑穿过火线，然后背着这些炸药走了一整天，从山头翻过来。”

“炸药我用得上。”卡宾枪男人说。他把纸还给罗伯特·乔丹，看着他。“没错。炸药我用得上。你给我带来了多少炸药？”

“炸药不是带给你的。”罗伯特·乔丹平静地对他说，“炸药另外有用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要知道这个干什么？”

“他是巴勃罗。”老人说。卡宾枪男人不高兴地看着他们俩。

“很好。我多次听过你的英名。”罗伯特·乔丹说。

“你听说我什么了？”巴勃罗问。

“我听说你是个杰出的游击队长，你忠诚于共和国，而且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你的忠诚，你是个稳重与英勇并重的人。我带来了总参谋部对你的问候。”

“你从哪儿听来这些的？”巴勃罗问。罗伯特·乔丹给他打上了不吃恭维的标签。

“从布依特拉格到埃斯科里亚尔一带都听过。”他说，把战线对面的整个乡下地方都报了出来。

“不管布依特拉格还是埃斯科里亚尔，我都不认识人。”巴勃罗对他说。

“山那边有许多人原来都不是当地的。你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阿维拉。你要用炸药干什么？”

“炸一座桥。”

“什么桥？”

“那是我的事。”

“如果在这个地界，那就是我的事。你不能在你的住处附近炸桥。你得住在一个地方，然后到另一个地方行动。我了解我的工作。能在这一年里活下来的人，都了解自己的工作。”

“这是我的工作。”罗伯特·乔丹说，“我们可以一起讨论。你能帮我们拿这些包吗？”

“不。”巴勃罗说，摇着头。

老人猛地转向他，怒冲冲地用方言飞快说着什么，罗伯特·乔丹只能勉强分辨。像是在念克维多¹的诗。安塞尔莫操着古老的卡斯蒂利亚语，听起来像是这样：“你是畜生吗？是。你是野兽吗？是，很多次。你有脑子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此刻我们为了至高无上的重任而来，可你，为了你蜗居的地方不被打扰，就把你的狐狸洞看得比人类利益还重要，比你的同胞还重要。我去你父亲的，我去你的。把背包拿起来。”

巴勃罗垂下眼。

“每个人都必须清楚他的实际能力，做力所能及的事。”他说，“我住在这里，就到塞哥维亚以外的地方行动。如果你在这里惹出乱子，我们就会被赶出这些山区。只有这里平安无事，我们才能住在这些山里。这是狐狸的原则。”

“是的。”安塞尔莫挖苦道，“这是狐狸的原则，可我们需要狼。”

1. 克维多（Francisco de Quevedo, 1580—1645），巴洛克时代的西班牙贵族、政治家和诗人，也是同期最杰出的西班牙诗人之一。

“我比你更像狼。”巴勃罗说。

罗伯特·乔丹知道，他会背起背包了。

“嘿，嚯……”安塞尔莫看着他。“你比我更像狼，我已经六十八岁了。”

他一口唾在地上，摇摇头。

“你有这么大岁数啦？”罗伯特·乔丹问，眼看没问题了，他想让气氛再轻松点儿。

“七月份就六十八了。”

“活得到那个时候再说吧。”巴勃罗说，“我帮你拿这个背包。”他对罗伯特·乔丹说：“那一个留给老头。”这会儿，他的口气倒是没有不高兴，却近乎悲哀了。“这老头有的是力气。”

“我来拿背包。”罗伯特·乔丹说。

“不。”老人说，“留给那个壮汉拿。”

“我来拿。”巴勃罗对他说，他的不悦里藏着一种悲伤，叫罗伯特·乔丹不安。他明白那种悲伤，在这里看到它，让他忧心。

“把那卡宾枪给我吧。”他说。巴勃罗把枪递给他，他斜挎在背后，两个男人先往上爬去，他们吃力地爬着，手脚并用，爬上花岗岩架，翻过岩脊，那边的林间有一片开阔绿地。

他们从小草甸边上绕过去。没了背包，罗伯特·乔丹现在可以轻松地大步前行，卡宾枪老老实实挂在肩头，取代了足以让人汗透衣服的背包。他留意到，好几个地方的草都被啃过，地上有钉过拴马桩的痕迹。他看到草间的小道，是马去溪边饮水时踩出来的，地上还有好几堆新鲜马粪。他们把马拴在这里吃草过夜，白天再藏进林子里，他琢磨着。我想知道，这个巴勃罗有多少匹马？

他这才记起来，此前无意中看到过，巴勃罗裤子的膝盖和大腿处都磨得发亮。他心想，不知道他有没有马靴，还是就穿着那些绳底帆布鞋骑马。他肯定有全套装备。

“可我不喜欢那种悲伤。”他想。那种悲伤不好。那是逃跑或背叛前才会出现的悲伤，那是打算出卖时才会有的悲伤。